

长恨歌

赵耀民著

SHANGHAI DRAMATIC ARTS CENTRE
CLASSIC SCRIPTS

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经典剧作集5

三幕正剧

长恨歌

——根据王安忆同名长篇小说改编

赵耀民 著

(本剧纯属虚构)

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·北京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长恨歌/赵耀民著. —北京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，2015.5
ISBN 978-7-300-21098-8

I. ①长… II. ①赵… III. ①话剧剧本-中国-当代
IV. ①I23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073643 号

长恨歌

赵耀民 著

Changhen Ge

出版发行	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		
社址	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	邮政编码	100080
电话	010 - 62511242 (总编室)	010 - 62511770 (质管部)	
	010 - 82501766 (邮购部)	010 - 62514148 (门市部)	
	010 - 62515195 (发行公司)	010 - 62515275 (盗版举报)	
网址	http://www.crup.com.cn http://www.ttrnet.com (人大教研网)		
经 销	新华书店		
印 刷	北京鑫丰华彩印有限公司		
规 格	140 mm×208 mm	32 开本	版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版
印 张	2.75		印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字 数	57 000		定 价 25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

作者介绍

赵耀民：国家一级编剧，剧作家，上海戏剧学院教授。现旅居加拿大。

创作作品：《天才与疯子》、《原罪》、《午夜心情》、《闹钟》、《歌星与猩猩》、《良辰美景》、《长恨歌》（改编）、《金大班的最后一夜》（改编）。曾多次获曹禺戏剧奖、田汉戏剧奖，以及第3届中国话剧金狮奖、第18届开罗国际实验戏剧节荣誉奖。

时 间：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至八十年代。

地 点：上海。

人 物：王琦瑶：女，出场时十七岁。

李主任：男，四十多岁。

康明逊：男，三十多岁。

老克勒：男，二十多岁。

严师母：女，三十多岁。

王 母：女，出场时三十多岁。

蒋丽莉：女，十七岁。

吴佩珍：女，十七岁。

程先生：男，二十七岁。

萨 沙：男，二十多岁。

长 脚：男，二十多岁。

张永红：女，二十多岁。

张 妈：女，三十多岁。

另有司仪，小郎，中年人。

序幕

【片厂的嘈杂声，无旋律。亮起一束顶光：一个穿睡袍的女人，披散头发，倒卧在地。

【幕外声：“四十年的故事是从去片厂看拍片开始的。摄影棚里，王琦瑶看见一个女人躺在地上，扮演死去的人，不知是自杀还是他杀……”

 第一幕

第一场

【留声机里传来周璇演唱的电影插曲《讨厌的早晨》：“粪车是我们的报晓鸡/多少的声音都跟着它起/前门叫卖菜/后门叫卖米/哭声震天是二房东的小弟弟/双脚乱跳是三层楼的小东西/只有卖报的呼声/比较有书卷气/煤球烟熏得眼昏迷/这是厨房里的开锣戏/旧被面飘扬像国旗/这是晒台上的开幕礼/自从那年头儿到年底/天天的早晨总打不破这例/这样的生活/我过得真有点儿腻。”】

【舞台渐亮：石库门弄堂房子，王琦瑶的闺阁。一个春天的早晨。王琦瑶带着全身的慵懒，走到窗前，拉开碎花布的窗帘，开窗，听着那歌，想着隔夜的心思；她转身，懒洋洋地坐到了梳妆台前，开始梳头。窗外响起吴佩珍的叫声：“王琦瑶！王琦瑶……”王琦瑶慢慢站起，再次走到窗前，将头探出窗户；声音又从她的背后响起：“王琦瑶！王琦瑶！”吴佩珍举着一本杂志冲进了房间，兴奋之情溢于言表。

吴佩珍：王琦瑶……

王琦瑶：（转身，微嗔）吴佩珍，你哇啦哇啦地干什么？

吴佩珍：你的照片上了杂志封面啦！

王琦瑶：（一阵惊喜）真的？

吴佩珍：（献宝似地捧到王琦瑶面前）看，“沪上淑媛”。

【王琦瑶激动地接过杂志看。】

王琦瑶：（平静下来，显得矜持地）怎么选了这张。这张其实很一般的。

吴佩珍：还一般？简直是电影明星呢。（再看杂志，叹息）瑶瑶，我要是长得有你这么好看，这辈子啊，就心满意足了。

王琦瑶：（安慰似地）是程先生拍得好。

吴佩珍：（话里有话地）那当然，程先生是用心拍的。

王琦瑶：（警觉地）你想说什么？

吴佩珍：（一脸坏笑）说什么你不知道？

王琦瑶：不许瞎说。

吴佩珍：（更乐）看你，都脸红了……

王琦瑶：（用梳子去捅吴佩珍的腋窝）再瞎说、再瞎说……

【吴佩珍笑着躲着，两人闹；王母端着早饭进来，见状皱眉。】

王母：好了，都十七八岁的大小姐了，像什么样子。

吴佩珍：（乖巧地）瑶瑶妈妈。

王母：珍珍，你起得倒早。

吴佩珍：瑶瑶妈妈，今天发生大事情了。

王母：怎么了？

吴佩珍：（拿起杂志）瑶瑶成封面女郎了。

【王母暗暗一惊，接过杂志看；王琦瑶偷偷观察她的反应。王母脸上毫无表情，搁下杂志，把碗朝王琦

瑶面前推了推。

王 母：桂圆莲心粥，趁热吃。

【王琦瑶有些失望，低头慢慢喝粥。】

吴佩珍：咦，瑶瑶妈妈，你怎么一点反应也没有？

王 母：反应？哦，拍得不错，蛮精神的。（停了停）这个程先生也真奇怪，学的么，是铁路，却这么喜欢拍照；人么，在洋行里做，心思么，全用在了照相上。二十六七岁的人了，也不见他娶太太成家。

王琦瑶：妈，你管得也太宽了，人家程先生和我们又没关系。

王 母：没关系？三天两头，把你叫去拍照，现在倒好，又自说自话把你的照片登到了书报上，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

【王琦瑶避开母亲的目光，喝粥。】

吴佩珍：那意思再清楚不过了，程先生是崇拜瑶瑶……

王琦瑶：（瞪了吴佩珍一眼）你还要瞎说？

王 母：还是珍珍聪明。

吴佩珍：（受到鼓励，更来劲地）别说程先生崇拜瑶瑶，我也崇拜瑶瑶呢。

王琦瑶：（放下碗筷，起身）毛病！

王 母：（对着吴佩珍，又像说给王琦瑶听）你呀，也不用崇拜我家瑶瑶，女孩子长得好，不一定真的好。长得太好，事非就多，自己的心思也容易活，反倒会被耽误。女孩子嘛，只要有个六七分的相貌就可以了。（捧起吴佩珍的双颊）我倒喜欢像珍珍这样的，一脸福相，将来啊，一定能嫁个好人家。

吴佩珍：（害羞地）长得好看总归是好的……

王 母：（收拾碗筷，自顾自说着）好看是给别人看的，自己

有什么？再说“花无百日开，人无一世红”，再好看的花，开过了，也就谢了，女孩子，是没有多少好时光的。（欲下）

【蒋丽莉、程先生上，两人的神情都有些兴奋。

蒋丽莉：（热情地）早上好，瑶瑶妈妈。

程先生：（摘下帽子）伯母您好。

王 母：（目光锐利地看看这个，又看看那个，嘴上客气地）

蒋小姐，程先生，二位可是稀客啊。（向内）张妈，给客人沏茶。二位请坐。这些做娘姨的，一不看紧，又不知道躲到哪里偷懒去了。你们请坐，我去给你们沏茶。张妈……（下）

王琦瑶：丽莉，程先生，你们怎么来了？

蒋丽莉：（得意地）给你个惊喜。（朝程先生示意）

【程先生郑重其事地打开皮包，似乎很费劲地向外掏着一个牛皮纸大信封……

王琦瑶：（拿起杂志）是这个吗？

程先生：（惊讶地）你已经有了？

王琦瑶：（一笑）多亏珍珍一大早给我送来，要不然全上海都看见了，我还不知道自己的照片被登在杂志上呢。

吴佩珍：（挽着王琦瑶，自豪地）对啊。

蒋丽莉：（从程先生包里抽出杂志放到王琦瑶手上，不甘示弱地）这一本是程先生和我专门送你的，上面还有我们的赠言。（用仰慕的眼光看着程先生）程先生还有更伟大的计划呢。

【王母上，张妈端着茶水跟上。

王 母：哦，什么伟大的计划啊？二位请用茶。

程先生：谢谢。

【张妈退下。

蒋丽莉：程先生，你说。

程先生：（放下茶杯，走到王琦瑶面前，抑制着内心的激动）
瑶瑶，我们想让你参加上海小姐的评选。

【停顿。吴佩珍第一个叫起来。

吴佩珍：太好了！

王母：谈何容易。

程先生：（看着王琦瑶，热烈而充满希冀）你同意吗？

王琦瑶：（有些慌乱）我不行……

程先生：你行。

蒋丽莉：瑶瑶，程先生和我都觉得你一定能行，只要你同意参加，一切的准备都包在我和程先生身上。

王琦瑶：（惶惑地）为什么……

程先生：为了我的，我们的心愿……

【两人对视，王琦瑶垂下眼帘。蒋丽莉神情黯然地转过身去。暗。

第二场

【新仙林舞厅化妆间。王琦瑶一袭婚纱坐在梳妆台前，等着决赛的上场，周围摆满了花篮。少顷，小郎（舞厅侍者）提着花篮上。

小郎：王小姐，您的花篮，还是李主任送的。

王琦瑶：放那儿吧，那个李主任究竟是谁？

小郎：（带着讨好，神秘地）那可是位了不得的大人物，是

个大官。他今晚就专捧您王小姐一个人的场！

【王琦瑶打开放在梳妆台上的手提包，准备给小费。

小 郎：（忙摆摆手）谢王小姐，李主任已经打赏过了。（毕恭毕敬地退下）

【王琦瑶起身，巡视着那些花篮，有些惶惑不安。小郎又上。

小 郎：（压低嗓门）王小姐，李主任看你来了！

【王琦瑶一惊，小郎赶紧退下。李主任上。

李主任：（赞叹地）真是情景中人啊，有娇有羞，连出阁的那份怨也有了。

【王琦瑶含羞不语。李主任挪过椅子，挽起王琦瑶的手让她坐下，自己在她的对面入座。

李主任：王小姐不用拘束。我是趁最后一轮比赛没开始，来给你喊加油的。

王琦瑶：谢谢。

李主任：今晚我可是你忠实的崇拜者，从头到尾一直是投你的票。

王琦瑶：谢谢。

李主任：喜欢这些康乃馨吗？

王琦瑶：喜欢。

李主任：我让他们用康乃馨做选票，这红的白的，都是风情的颜色。

王琦瑶：谢谢李主任送的这些花篮。

李主任：你已经说了三次谢谢了。再过一轮，就要决出名次了，紧张吗？

王琦瑶：有点。我觉得她们都比我好。

李主任：（摇摇头）女人的好，不是你们女人自己能觉察出来的。女人的美，不是你们女人自己觉得的那一点，恰恰是你们不觉得的，甚至会以为是丑的那一点。

王琦瑶：（一怔，但马上不动声色，还狡黠地一笑）那李主任觉得，我哪一点是自己不觉得的呢？

李主任：（笑了，感叹地）看你还是个孩子，可女人会的你都会啊。

【王琦瑶不好意思。

李主任：不用担心，你表现很不错，我想，第三名不成问题。

【王琦瑶不语。

李主任：怎么，不满意？

王琦瑶：没有。能进入前十名，我已经觉得很幸运了。

李主任：好，我喜欢你这样，有一颗平常心。其实，谁是“上海小姐”，谁是第几名，这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募集赈灾的款项。今天一个晚上，能募集到多少钱，你算过吗？

王琦瑶：（抬头，惶惑地）我算不出来……

李主任：（哈哈大笑）老实讲我也算不出来，这不关我的事。

【王琦瑶也笑了。

李主任：（喃喃地，像在玩味）王琦瑶……

【王琦瑶困惑地朝李主任看看。

李主任：我喜欢这个名字，对了，你这身婚服很好，谁设计的？

王琦瑶：一位先生。（停了停）程先生。

李主任：程先生是谁？

王琦瑶：说了你也不知道的。

李主任：（沉默片刻，意味深长地）以后说得多了，不就知道了？

【王琦瑶再次低下头去。

李主任：很高明，反其道而行之。

【王琦瑶不语。

李主任：（含着怜惜）其实，你这样的女孩子，不适合参加这种评选活动。

王琦瑶：（有些委屈）为什么？

李主任：女孩子分两种，一种是天生要摆到场面上，让人追、让人捧，用来出风头、撑场面的；还有一种，天生是要小心翼翼地放在家里，让人疼、让人宠，用来过日子、享受欢爱的。你是后一种。

【王琦瑶垂下眼帘，忐忑不安地玩弄着手提包上的坠件。两人有一刻都不说话。

李主任：（指指王琦瑶手里的东西，逗她）这是什么？

王琦瑶：珠子。

李主任：（做出恍然的样子）哦，原来是珠子。

王琦瑶：（明白过来，指指李主任手上的钻戒，一报还一报地）这是什么？

【李主任不回答，取下戒指，套进王琦瑶的无名指。

王琦瑶：（慌乱地）这……

李主任：太大了。（收回戒指）明天在老凤祥给你买一个。

【沉默。音乐响了起来。司仪上。

司 仪：（点头鞠躬）李主任。（又转向王琦瑶）王小姐，该出场了。

【李主任起身，挽起王琦瑶的手。王琦瑶起身。

李主任：去吧，我在这儿等。等你下来，我送你回去。

【王琦瑶点点头，跟着司仪下。音乐更热闹了些。李主任走到梳妆台前，拿起王琦瑶的手提包，玩着上面的珠子。司仪返上。

司 仪：李主任。

李主任：（仍玩着）嗯？

司 仪：评委会让我来向您禀告，他们想把王琦瑶小姐评为第一名……

李主任：（微微一笑，慢慢放下包）还是第三名吧，名至实归。

司 仪：是。（退下）

【李主任在化妆台前坐下，饶有兴趣地玩起桌上的化妆品来，玩得很认真，似乎乐在其中。幕后轻歌曼舞暂告段落，李主任侧耳听着。

李主任：（微笑，自语）上海的三小姐。

【程先生捧着一束鲜花激动地上。

程先生：瑶瑶，瑶瑶……（见李主任的背影，一愣）

【李主任慢慢转过身去，和程先生打了个照面。

程先生：我来献花……（见满室的鲜花，顿觉寒酸，举花的手垂下）

第三场

【一个月后。爱丽丝公寓。李主任引着王琦瑶上。

【王琦瑶是旗袍，外罩披肩；李主任则是礼帽、马褂和丝绸长衫。

李主任：这儿叫爱丽丝公寓，喜欢吗？

王琦瑶：（环顾四周，兴奋，又有些惶惑）给我住的？

李主任：当然。看，这房间大半还是空的，等着你来慢慢地布置；卧室里的衣柜也是空的，等你以后一件一件地去填满它。

【王琦瑶含着委屈，低头不语。

李主任：怎么了？

王琦瑶：上次买了戒指以后，你就没消息了，一个多月。就像从来没有过你这个人……

李主任：（轻轻托起王琦瑶的下颌）好了，不是又见面了吗？

【王琦瑶将头靠在李主任的胸前，李主任拥着她。

李主任：这些日子都做了些什么？

王琦瑶：在家数手指头。

李主任：数手指头干什么？

王琦瑶：看你去了几天才回来呀。

【李主任笑笑，将她搂紧了些。

王琦瑶：（调皮地）这些日子你都做了些什么？

李主任：签公文呀。你没发现我的白头发又多了几根？

王琦瑶：没有，上次没机会数。

李主任：看不出，你还蛮调皮的。（想去亲王琦瑶）

王琦瑶：（笑着逃开）你就天天签公文？今天又签了什么公文？

李主任：（也笑）把你的口红给我。

王琦瑶：干什么？

【李主任笑而不答，王琦瑶从手提包里拿出口红给他。

李主任一本正经打开口红，冷不防抓起王琦瑶的手，在她手背上画了个圈。

李主任：这是我今天签的最重要的一份公文。

王琦瑶：（笑嗔）你真坏。

【李主任想去抱王琦瑶，她却绕着房间逃；李主任放弃，随手拿起一张京剧唱片，放到留声机上。房间里响起了梅兰芳的唱段，回肠荡气。王琦瑶不由得安静下来，两人靠在一起，听着唱片。

李主任：喜欢京戏吗？

王琦瑶：不太懂。

李主任：我知道，你这样年纪的，迷的是好莱坞电影。我嘛，就迷京戏；自己的家乡戏越剧倒不太喜欢，你们上海的沪剧我也不喜欢。越剧的悲是痴男怨女的悲，沪剧的悲是柴米油盐的悲，而京剧的悲是家国天下的悲。

王琦瑶：（故意刁难地）那你会唱吗？

李主任：你想听我唱？

【王琦瑶重重点头。李主任关了留声机，脱去马褂，慢慢踱到一面墙跟前。他轻轻转动一下墙上的一处浮雕，墙面移动了，出现个暗室，灯亮了，暗室内壁镶着面镜子，室内琳琅满目地挂放着各种京剧的头面和戏服，在灯光和镜子的折射下，显得愈加鲜艳夺目。王琦瑶惊奇地看着这一切。

李主任：（有板有眼地唱了起来）海岛冰轮初转腾，见玉兔，玉兔又早东升，那冰轮离海岛……

王琦瑶：（轻轻鼓掌）真好听。

李主任：（笑笑）还像那么回事吧？

王琦瑶：（不好意思地）虽然我不太懂……比女人还女人呢。

李主任：女人啊，是最可怜的。这世界你不知道有多么大，又有多么硬。这爱丽丝公寓是女人国，温馨柔软，你只能在这里。